

文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南齊書卷之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藥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六

富弼

子紹庭孫直柔

韓琦

父國華子忠彥孫肖胄曾孫浩

范仲淹

子純祐純粹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父言母韓氏妊娠時夢旌旗鸞鶴降其庭

云有天赦既而生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

也攜其文以示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弼舉茂材異等授

將作監丞簽判河陽郭后廢貶言官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縱

未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報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元昊反疏

陳人事乞斬其使者召為開封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下

且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食執政不可爭曰萬一契丹行

爲朝廷羞後聞果然帝以爲悔又請除越職言事之禁言應天
變莫若通下情詔從之時鈐轄盧守懃內侍黃德和連敗于元
昊朝議代以夏守贊爲都部署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
用守贊已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何異唐置監軍覆車之轍可
復蹈乎詔罷守忠西夏二首領來降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
下中書宰相初不預聞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可不知耶因極論
邊事係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
初范質王溥猶然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詔可慶曆二
年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中書堂吏僞作僧牒弼請以吏付
獄宰相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闡南地因薦
往報聘朝臣皆謂其情叵測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
留不報弼毅然請行帝動色令先爲接伴同中使迎勞英等英

入境託疾不拜。弼曰：昔嘗使北，以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安得不拜？英從之。因開懷與語，英感悅，不復隱其情。告以主所欲得者，謂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將行，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既至，見契丹主，盛氣問以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數事。且曰：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奮然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人主任其禍。契丹主驚問故。對曰：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必不能勝也。卽倖而一勝，鹵獲悉歸將士，所亡士馬，主反當之。莫若通好不絕，則歲幣盡歸人主，臣下何利焉？契丹主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非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契丹主名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惜。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尚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遂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其一受之。卿其以誓誓來。弼歸反命。復持二議政府口授其詞。

以往行次樂壽語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
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以哺時入見易書
而行及至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其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以死
爭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于二字何有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
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不得已至于用兵
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敢知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
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六符來弼奏彼氣已折可勿許也
已而竟與以納字是行也始受命一女卒再受命子生皆不顧
擢爲翰林學士又懇辭言增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
與角敢受賞乎五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
侍讀七月復伸樞密副使之命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爲無
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

志修政。因以誥納上。前踰月。復使宰相諭意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之故。適元昊使辭還。帝御紫宸殿。俟羈綴班。乃坐。不得已。受命。帝時方銳意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命。俾淹主西事。弼主北事。二人同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夏遣使來書。稱男不稱臣。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則契丹益強。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幣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因近河東。疑二邊同謀。弼對曰。遼夏本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爲備。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若調發爲禁。正墮其計。臣請任之。乃止。卒亦無虞。

加給事

牙

六

五

六

五

在齊者欲應之彌以非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張從訓銜命
至度其可用密語之從訓馳至齊發吏捕取無得脫者帝聞益
嘉之以爲禮部侍郎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大學士宣徽南
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與彥博並命宣制之曰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視知之語學
士歐陽修曰古來命相或稽于夢卜若今日大得人情豈不允
賢乎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與彥博入問
疾因託禳禱事宿內連夕每事必關白乃行中外肅然語詳彥博傳
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爲相守典則行故事
而傳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
三月丙辰帝爲罷春宴舉故事五起之弼堅謂金革變禮不可

施于平。世卒不從。英宗立。名爲樞密使。治平二年。以疾求。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揚州。封祁國公。神宗卽位。寧軍進封鄜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以不言兵。帝默然。日旻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邵。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弼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治亂之機。不可不救。卽上書數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于道之消長。

今中外諸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姦。無使有悔。帝因久旱。羣臣請上尊號。用樂皆不許。會同天節。北使當上壽。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帝從其言。并罷上壽。卽日再又疏言。願陛下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手詔褒答。弼雅不與安石合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上。將許之。問誰可代者。薦文彥博。帝不應。良久曰。安石何如。弼亦默然。仍前使柏判河南。改亳州持青苗法不行。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提舉趙濟劾其格詔侍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改爲左僕射判汝州。安石謂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自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詔許歸洛養疾。嘗遇安石有所建明。上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而已。請老加司空封韓國公。致仕。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郭達討安南乞詔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
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
不盡用而眷禮不衰會王同老言至和中與彥博議立儲事帝
以問彥博始知之嘉弼不自言進守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
遺奏言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敝成風忠詆讜論
無復上達臣且死冀憐愚忠曲垂聽納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
以爲真無足慮耶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數十萬今久戍未
解百姓困窮與其諱過恥敗不思拯救孰若歸其侵地休兵息
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天地至仁寧忍與羌戎校曲直爭勝
負哉兼陝西再團保甲葺教場人情惶駭願皆寢罷以緩懷之
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弼性至

氣色穆然不見喜怒。其貌惡。出子天資。其子小人。如
冰炭決不可同。若使並處。其勢必爭。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
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
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于此。
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王質。王素余靖。張璠。石介。孫復。吳奎。
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諸人。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
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之碑。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
罷配享靖康。復仍舊。王子紹宗。俱備庫副使。紹隆光祿寺丞。
紹庭字德先。爲人靖重。能守家法。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
與父時不殊。鄉里稱焉。歷宗正丞。祠部員外郎。卒年六十八。
孫直柔字季申。少敏悟。有才名。以蔭補官。晁說之奇其文。薦于
欽宗。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正字。建炎二年。張浚復薦授著作。

佐郎尋除禮部員外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論范致虛自謫籍名入不當復在京官出知鼎州遷給事中復論醫官王繼先由團練轉防禦不當更換武功大夫上屈意從之復請罷右司候延慶代以蘇遲上謂臺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某官于是二人皆改職久之遷御史中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中書言非舊典始特遷朝奉郎著爲例俄拜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元年將行隆祐太后冊禮與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于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婁寅亮欲遷太祖諸孫以備皇嗣直柔深加贊賞從而薦之名赴行在除監察御史孝宗得立皆平旦論思之功也常短呂頤浩于上浩與秦檜忌之沈與求論其附會卒道宗兄弟得進并論所薦右司諫韓璜賁璜監潯州酒稅直柔奏洞霄宮

祠六年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辭不赴復知衢州以失入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進葉夢得諸人遊以壽終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登進士歷大理評事通判廬州遷右贊善大夫監察御史雍熙中使高麗改右拾遣直史館判登聞鼓院淳化三年契丹請和遣使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改判三司以不得待曲宴願兼館職即日命直昭文館例始于此未幾授刑部員外郎歷判三司勾院左計判官賜金紫陞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爲江南巡撫轉太常少卿出知泉州祥符中加右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爲人儀觀瓌偉性純直有時譽子三琦琚璩並進士及第琦自幼風骨秀異方唱第太史奏曰下有五色雲見左右皆

賀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
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處之自如遇禁中需金帛內臣
往往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置合同司以防檢察又綱運至
必俟內臣監蒞或數日不至暴露廡下人以爲病因奏罷之歷
開封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連疏罷宰相王隨陳堯佐
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四人又請停內降抑僥倖事有不便懇
切言之務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凡七十
餘奏王曾謂之曰今言者不過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
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崇軍罕所獎譽琦聞益自信權知制
誥益利路饑擢爲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繁急市上供綺
繡諸物不予直琦至則緩征給直汰冗役逐貪殘不職吏活饑
民百餘萬元吳反論

民百餘萬元吳反論

五

直

直

直

不從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各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而元昊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申戒再三又移檄曰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戰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奪一官知秦州慶曆元年分陝西爲四路各置帥琦兼秦鳳經略學士元堯臣言琦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適爲懷敏敗中外震恐帝思堯臣之言罷諸路經略復置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與仲淹同開府。二人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天下稱爲韓范。方謀取橫山，規河南，適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上意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又言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時鄜延城障未修，河中同華民饑，羣盜張海郭邈山乘機而起，復命宣撫陝西討平之。仍修葺城砦，汰禁卒羸老不堪任用者，凡活饑民百餘萬而還。又上四策，言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郡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台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得失，同列多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以海內